



###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全球大部分行業都被迫停擺，而我們從事體育傳媒行業，亦不能倖免。

在這段日子中，所有體育項目都無法正常進行，沒有比賽、沒有活動代表我們、沒有採訪報道，而體育評述員也暫停了評述的工作。如美國籃球NBA在本次疫情影響下損失了約15億美元，電視收視率斷崖式滑下，總決賽收視率比過往少50%；另外歐洲五大足球聯賽，也無一倖免遭到極大損失；另一邊廂，亦有一些體育活動損失「沒那麼」慘重：英國的溫布頓網球賽，運氣稍好為好些，從保險公司拿到一筆「賽事取消的賠償金」，可以說做到了某程度上的止蝕。

這項保險追溯自2003年「沙士」疫情爆發後開始，溫布頓網球賽購買了因類似「非典型肺炎」全球傳染病導致賽事取消風險，每年繳交高達約160萬英鎊的保費，為的就是在這種全球均受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可以平衡損失；終於在連續交了多年保險費後，在不希望發生的情況下終於有「賠償」，從而避免了因疫情未能舉辦賽事的損失而陷入財務狀況危機，獲賠償1.49億美元，這情況亦於美國NCAA發生，獲保險賠償2.7億美元。面對賠償過億的巨額保金，保險公司顯然吃不消。根據一些媒體報道，現時很多保險公司已經打算自此以後不再提供「賽事取消」這項目的投保，畢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再講東京奧運，媒體有報道，東京奧組委也早已購買了「賽事取消」保險，承保的是一家德國保險公司——慕尼黑再保險 (Munich Re Group)。如果東京奧運取消的話，保險公司需承擔5億美元的賠償金，雖然5億美元這數目不小，但對東京奧組委而言，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畢竟東京奧運會整體經費極為龐大，成本達到158.4億美元。雖然東京奧組委表示，決定了東京奧運一定會舉行，其替代方案是：除運動員外，盡可能減少工作人員、減少入場觀眾，有鑑於目前世界各地也有很多運動賽事進行，但不安排觀眾現場觀看，因此東京奧運甚至考慮閉門作賽，但如果沒有現場觀眾，門票收入會損失8億美元。

再說本屆東京奧運選手村，應該今年10月要將房屋交回所有業主，現要延期1年，補償給業主4,175戶的賠償金現還未定案；而日本本地廣告贊助商，到目前也只得12%願意繼續延長贊助合約。原先估計東京奧運會為日本帶來60萬海外遊客，會為東京帶來22.8億美元的經濟效益，而這筆收益現時看來也會成為泡影了。

東京奧運會明年2021年7月23日如能舉辦，這不僅成為史上最坎坷的奧運會，還會成為最昂貴的奧運會，但無論如何，也希望能夠如期舉行，更不希望它是下一個「賽事取消保險賠償」，而是貨真價實的東京奧運會。



### 從選舉看傳媒角色

方寸不亂 芳芳

朋友是美籍華人，返港辦事後有家歸不得，因為美國疫情太嚴重，家人不讓她回家，如今滯留在港。為了不錯過投票選總統，在港收到選票後，已即時郵遞返美，塵埃落定，她投票所選的拜登勝出了，總算得償所願。

朋友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了，是美國密歇根州的選民，當地少數族裔一直都不怎麼關心政治，朋友也不例外，什麼選舉都與她沾不上邊，但今次選總統卻讓他們全家投入了，正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打壓，美籍華人不能置身事外。

美國選總統，本來與我們無關，但在「反華」問題上，香港的黃營曾得特朗普陣營發功，當特朗普敗選，他們如喪考妣；藍營雖不見喜歡拜登，但更不喜見特朗普，冷嘲熱諷志在發洩。本人倒覺得，諷刺特朗普的圖文，是沒有意義的，反正瘋人瘋語消失已指日可待。

但有論調說：「這時候不要去刺激特朗普，恐怕他遷怒中國，做出更激烈的事。」或許這就是某些國人的傳統特質，不好去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人對此並不認同，有些事情，並非是你不去惹它，它就不來。特朗普打擊別人狠下手了，刺激他又如何？只是我們不做沒有意義的事情而已。

倒是美國總統選舉，給我們認識了一種「新聞操守」，特朗普在沒有證據下指責「民主黨舞弊選票」，主流電視台中止了直播特朗普的記者招待會；社交媒體平台，在特朗普指責對手「嚴重欺詐」、「操控選票」的推文上，編輯又加上「事實核查」或「內容具爭議」的標籤，表面上，媒體對事實的責任和操守，好像得以體現；然而，又不難見到民主黨操弄媒體打擊特朗普的影子。

反觀香港的部分傳媒，在政治操弄下，連表面對事實的責任和操守都沒有，他們只會高呼「新聞自由」，只憑媒體的立場就自編自導，誤導讀者，實是可悲。



### 民族自信

以前感覺不到民族自信是那麼重要，自從美國對華為、TikTok等中國企業採取一系列打壓行動後就明白，原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絕對影響甚大。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完全來自對自己的國家沒有信心，他們指中國的華為手機有後門，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抖音會收集美國人的私隱，甚至影響國家安全，所以要禁止他們於美國存在。中國每個在美國求學的留學生都是間諜，是來偷東西的，真荒謬，出國留學就是來學習、交流的，否則幹嘛來留學？至於學習你們的知識、吸收你們的經驗卻讓你們硬說成是偷，那只是證明你們思想狹隘，已經被公開的東西，所有人都有權學習，再加以改良提升。實在不能完全理解以世界警察自居、自大的美國人怎麼突然那麼恐懼中國？一向自信心爆棚的美國人怎麼變得那麼缺乏自信？

也許特朗普團隊不過是找藉口搞中國吧？

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時刻在做的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自保，如果遇上強勁對手自己去想辦法破解，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告訴別人我要對付你了。而且明明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國永不稱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何來花精神去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近年美國政客根本無認真了解中國、中華民族的特性，只是聽聽那些流亡海外的異



■特朗普言論惹人討厭。美聯社



### 不一樣的學習

連運慧

傳自內地的兩段中小學生上課短片，很有點新鮮感，其一是原名賦思頭環也稱「腦環」的科技新儀器，類似孫悟空金鋼箍一樣的電子環，套在學生頭上，主要測試學生上課時是否專心聆聽，以便提醒學生集中注意力。

這個小小「腦環」價值不便宜，每具近三四千元人民幣，由家長購買還是學校提供則未可知。但是與腦部那麼貼切接觸的儀器，總未免引起有心人士對學童腦部的健康表示關注，就因為有過不同意見的爭議，目前內地已經暫停使用。

「腦環」由哈佛大學腦科博士韓璧丞發明，照理應有一定權威性，難怪第一時間吸引不少老師和家長，也因很多老師和家長「腦思」之後，由於未能對此環功能深切了解而放棄採用。

有這樣的敏感，就不免令人聯想到微波爐了。微波爐面世之初，由於分秒速食方便，吸引過不少家庭，可是享用過一段日子，直到1961年，美國科學家戈登登發現即使微波爐的微波發射極其微弱，也會引發種種疾病，大家就恐慌了。

所以對任何科技新產品的使

用，真的不可掉以輕心，尤其關乎學生的健康，更有必要審慎。

韓璧丞希望媒體多了解腦電技術，不要對「腦環」過分妖魔化，可是我們尊重和信任科技發明家之餘，也得提防某些用心不良的國家，利用科技產品進行某些勾當，看硬銷萊克多巴胺豬的主子，便可證明媒體的顧慮也未必全屬陰謀論。

另一短片則十分有趣，上課期間正理頭功課中的中學生，鳴鐘一響，立即一一離座跟隨音樂節奏「打起功夫」，舒展筋骨約莫一分鐘後，鳴鐘再響，全體又立即自動依隨秩序回位繼續執筆埋頭功課中。看學生們學習和活動時同樣精神奕奕，便知道這個教學方式除了提高學習興趣，對健康也有好處，男生女生全都骨肉均勻，不肥不瘦，沒香港學生那麼超磅呢！



■同是上課，一動一靜。作者供圖



### 百家廊

鍾倩

這裏是一處安詳的所在。當我們從市區驅車50餘公里抵達山東人文紀念公園時，眼前的風景被一片迷濛山色所籠罩，如夢似幻，恍若仙境，令人沉醉其中。

山路蜿蜒騰挪，草木層巒疊嶂，剛一下車我就頓覺被山的臂彎環抱起來，就像被大地擁入懷的嬰孩一般，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和清新。深深吮吸一口空氣，沁着些許潮濕和甜潤。漫步在這三面環山的公園裏，我第一次找回台灣作家張曉風所說的那種被自然恩寵的溫暖感——「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覺，那種柔和的、生長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嚴和芬芳，你竟覺得自己就是張橫渠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的那個人。不是天地需要我們去為之立心，而是由於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將我們抱起，而且剛剛放在心坎的那個位置上。」

好山好水的地方必有故事。一路沿山勢上，撲面而來的清風，清風裏悅耳的鳥鳴，鳥鳴裏氤氳的花香，花香中地連天的思念，一直蔓延到我的心窩裏，緩緩聚攏成生命的感念。

山東人文紀念公園位於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佔地千餘畝，南靠泰山，北望黃河，與大峰山相鄰。園內埋葬着很多開國將領、革命老兵、文藝名家等，其實，從墓區劃分的名稱上也能夠感受到這種精神文化魅力：軍人墓區為「紅星園」，知識分子為「文星園」，基督教墓為「錫安園」，傳統墓區為「泉水人家」，各有特色，氣韻風雅。

順着主幹道南行，我們瞻仰了一代京劇大師、襲派藝術傳人方榮翔老先生的雕像，設計師用影雕工藝雕刻出老先生出演《奇襲白虎團》團長的造型，旁邊的印度紅墓碑再現他上台出場的姿勢，穿越時空，好像把人們一下子帶回他心愛的舞台：他一出場，還未啟唇，台下就響起了雷鳴一般的掌聲，他的氣場就這樣擡起舞台，大師之風就這樣感染觀眾。只是，此時這裏愈發的寂靜，鐘靈湖畔，碧水輕

漾，隨風搖曳的草莖和小花變身觀眾，靜靜聆聽着老先生的靈魂清音。

在辦公區域，只見工作人員手裏拎着一件翻毛領子的棉衣，一看就是多少年的老古董了。上前詢問得知，「這是我們從附近村民家裏徵集來的關於山東紅光化工廠的老物件，因為擱置時間太久了，太髒了，洗乾淨了，趁天氣好掛在室外曬一曬！」工作人員笑着解釋道。我這才明白過來，原來腳下的這片土地前身就是當年的山東紅光化工廠，與父輩同齡的那一代人對兵工廠和「小三線」並不陌生。

1970年，為了響應中央毛主席「要準備打仗」和「三線建設要抓緊」的指示精神，在全國部署新建一批軍工三線廠，國營山東紅光化工廠應運而生，軍工代號為國營第5805號。廣大建設者響應黨的號召，從城市廠礦企業紛紛遷來，風餐露宿，披星戴月，用雙手在山溝溝裏創建起一家可生產1萬噸TNT炸藥、硫酸的軍工廠。因為這裏群山環抱，草木茂盛，且外側地勢雄偉，內中舒緩隱蔽，有多條便捷道路通行於山外。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根據統一要求，企業轉型產生山菊花牌味精和麥精露，改名為「濟南味精廠」，成為省內首家專營味精的國有企業。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曾親自到訪，提筆為味精廠題詞——「山中小社會，泉城大企業。」

路過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我駐足而立，目光拂過高高矗立的紀念碑，拂過解放戰爭山東兵北伐戰和英勇殺敵的巨大浮雕，落在了浮雕下方國家軍委主席遲浩田將軍的手書墨跡——「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我不禁激動萬分，內心澎湃一股滾燙的情愫，一種虔誠的敬意，一份濃稠的思念。廣場兩邊是以「軍」為單位的老戰士名單，我一眼認出了抗戰老兵袁永福爺爺的塑像，瞬間陷入長久的沉默。是敬畏、是緬懷、是對老英雄的深情仰望——他沒有離開，他就在我們中間。

四季輪迴，歲月無聲。多年後，這片神聖而偉大的土地上，建成一座人文紀念公園，是自然的美意，亦是生命的感召。或

## 走進人文紀念公園

許有人會問：「何謂人文？」我想，應先要回答何謂尊嚴？張煒先生在《陶淵明的遺產》一書中寫道：「我們可以思索：倔強和執拗不一定是表達了尊嚴，因為要看其是否來自『性本』。離開了這個基礎，我們將不會理解何為尊嚴。」他進一步闡述：「尊嚴是屬於生命本體即精神和心靈層面的。這個層面產生和滋長的一切才與尊嚴有關。」可見，尊嚴即性格，尊嚴即人性。

在這樣一個山清水秀生態優美的地方，人文紀念公園正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實現詩意的棲居——人文是詩、是畫、是音樂、是月光、是清泉、是山嵐、是每個靈魂的獨特風骨和精神印記，是芸芸眾生最後的表情和永恒低吟。

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不過是與土地溫柔相待的愛情故事。最終，人們把靈魂完完全全交給土地，土地自然會寬宏仁慈的把它交給這片土地上的人或事，以及那些被忘卻的記憶。

死亡是與活着同等的矗立，是生命最後的起舞，是向土地深沉的一吻。這時候，大地就會回報以歌。舉目四望，公園裏視野開闊，風景絕佳，清澈如溪，連舉起手機拍照都顯得多餘。

溪澗、古樹、鳥鳴，山泉、游雲、野花，勾勒出幅清麗而秀潤的山水圖景，如果沒有不時傳來的「啾啾」、「喳喳」的鳥叫聲，前來遊覽和參觀的人會跟着不知不覺入了畫。不遠處，是著名作家劉玉堂先生的墓地。還未走進，我的耳畔就猛然響起了老先生吟唱《小放牛》的嗓音，似乎他一張開口唱，整個沂蒙山的氣息和味道就被帶到眼前。戲裏戲外，一念也是永恒，想着想着，叫人濕了眼眶。

若大地有靈，必會聽見靈魂的獨唱；若山水有情，必會收藏逝者的聲音。在山東人文紀念公園，我看到了這種天地大美，我讀懂了這種審美精神，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種溫度：把心靈毫無保留交給土地，讓靈魂無所掛礙擁抱自然，與草木、清泉、湖水、冷月、星辰共同入了夢境，就這樣地老天荒，走向永恒。



###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在全球化時代，說大學為誰而立，未免予人思想狹窄之感。大學本應是個開放的園地，打開校門為的是吸引來自各方的莘莘學子進來學習、交流、磋商，不但促進知識的更新，更通過研討、辯論令疑問得以釐清，未知得以明瞭。

然而，大學的學位、教席有限，誰能進來，自然需要經過一輪嚴格的篩選，作為名校，獲選中者固然幸運，尤其得到較高職位的人。

香港大學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高校，畢業生無數，更是社會精英，他們關心母校的發展和校政，是人之常情，但大學也是人事紛雜的地方，需要怎樣的人才，聘進來的人才如何發揮作用，不但考驗甄選者的眼光，也關乎大學的環境和氛圍是否能容納百川。

從過去多年紛爭不斷，像很多傳統老校乃至機構，香港大學顯然存在不少問題，尤其在政爭不斷、社會撕裂的情況下，大學也難以獨善其身，名聲遭人利用，校政自主權屢受挑戰，被推到風口浪尖。當中更引伸出「港大為誰而立」的問題。

教育是百年樹人，有心作育英才的人，其眼光自然不會淺短和狹窄。然而，任何大學在創立之初都寄託着當年創辦人的心血、心願，由於資源有限，往往有特定的目標

宗旨和針對的對象。港大創辦時，香港只是英國在遠東的一個小小殖民地，英國人當年看中這個深水港，並不僅僅是香港本身，而是它背後的中華腹地。

作為殖民者，英國人的到來除了透過貿易獲利之外，自然想將自己以為是優越文化輸入。是故，港督盧押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於1912年在港大奠基禮上就開宗明義地說「為中國而立」。當然，盧押設想中的港大只是一間位於香港的英國大學 (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目的是向中國輸出英國文化，所以他本人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

既然位於香港，港大當然也首先是為香港而立，但大學要發展和產生影響力，它的施教者和受教者對象就不可能只局限於小小的香港。所以，「港大為中國而立」——這句話並非今日「突然冒出」，作為回歸後的香港大學，就像建立於清末的清華大學，如今理所當然是「為中國而立」。

其實，無論是香港大學或清華大學都不必糾纏於「為誰而立」，既然要增加全球競爭力，促進文化全球交流，大學不但不需要「為中國而立」，更要為「亞洲乃至全球而立」，只是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令它在招聘和招收人才上有所側重。



### 琴台客聚

伍采采

從澳洲回到內地這些日子以來，最令人開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操辦的與鹽田區圖書館合作的「山川上的中國」文化論壇終於從線上講座回到線下講座了。

因為師父胡野秋的新書《深圳傳》出版之後大賣至今，疫情後「山川上的中國」首次線下論壇便請了他去給聽眾分享「深圳城與《深圳傳》」，由於在場聽講的多是「老深圳」，師父便興致勃勃地從久遠以前的深圳歷史講到了自己南下深圳的歷程，這一來，別說在場的「老深圳」們都被帶回了從前，就連本采亦忍不住拋開了現場的工作沉浸在往昔裏了。

師父說起當年「闖深圳」的年輕人，說起那些住在狹窄的出租屋裏的日子，說起有的人因為買不起新傢俱和新家電，曾經花200元去舊貨市場買了一個二手冰箱，一下子截中了本采心底的某根神經：很多年前，我也買過一個200元的二手冰箱！那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創業對

## 二手冰箱與一面書牆

於當時已不年輕的我說尤其艱難。離開了過去的舒適，我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般拚命地打拚，住在除了一張小床、一張小辦公桌和一個小書櫃之外什麼都沒有的出租屋，每天都在辛辛苦苦地為訂單奔忙。有時候在外面和客戶吃完饭，把剩菜打包回家，卻又因為天氣熱，到了第二天依舊因為饑餓而扔掉了。後來有一次我哥去探我，見我過得如此地難，又怕傷了我的自尊，不敢買新東西給我，便揀我最需要的，買了一個僅200元的二手冰箱送我。後來打包回家，再不用擔心剩菜會被浪費掉了，也因為如此，後來「伍總終於有冰箱了」成了許久以後我的合夥人們還樂此不疲地拿我開涮的段子。

那也是一段很疲憊的日子，時常奔波在見客戶、談項目的路上，就連從前那些極具儀式感的吃飯或是在應酬的酒局上，就是在辦公室或者街道邊邊啃飯，睡覺更不用說了，常常是手中的文案還沒完成，就趴在電腦前對付着睡

了一夜，能夠完完整整地睡上一個好覺在那時都成一種奢望。

然而回想起來，那些日子卻又是充實無比的，因為無論如何地累，如何地難，心裏總是充滿憧憬的，有着明確的目標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做什麼，總覺得希望就在眼前的。

如今的房子比起當年的出租屋大了許多倍，屋裏的冰箱也是新的、巨大的，冰箱裏裝的多是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剩菜是極少出現的。偶爾打開冰箱，會突然回想起那段沒有冰箱、第二天看着餓掉的剩菜心悸不已的日子。也會回想起那段忙碌的日子，如今是沒有那麼忙了，心裏卻隱隱約約地感覺似乎少了些奔頭，少了點希望。

所幸如今的房子裏仍舊有書櫃，比起從前出租屋裏的小書櫃大了許多，足足佔據了家裏的一整面牆。滿滿的書擺在眼前，看着是歡喜的，讀着也是歡喜的，文字裏的希望總是最大的希望。